

# 創造性身體運作中的心理轉化

——以個案翔翔為例

李宗芹\*

## 摘 要

本文從創造性身體運作出發，思考身體運作如何能夠進行心理事件的轉化，透過舞蹈治療個案，探問二個問題。第一，如果在治療中，個案的確經歷了某種心理轉化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的話，那麼在這個轉化得以可能的醞釀歷程中，「身體」這個因素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第二，舞蹈治療師在這之中做了什麼，他這麼做的意義為何？本文藉身體運作之線索整理出「創造性身體運作」所進行的活動之核心特性，以及身體做為媒介所帶來心靈的轉化，其經驗基礎的完整歷程，並由此建立對身體運作的適當理解與心理歷程之引導。

**關鍵詞：**創造性、舞蹈治療、身心轉化

---

\* 李宗芹，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E-mail: tdt@nccu.edu.tw

##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ve Body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Hsianghsiang

*Tsung-Chin Lee*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mences with creative body movement, and considers how body movement transforms psychological event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dance therapy, I probe two questions. First, if the client does undergo certain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therapy process, then in the possible becoming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what is the role of “body”? Second, what did the dance therapist do during the period, and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her so doing?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ody move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of a concept (or theory) of “Creative Body Movement”. From the core qualities of creative body activities,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by the body as vehicle, and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basic experiences, this discussion builds up the optimal understanding of body move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Keywords:** creativity, dance movement therapy,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

\* Tsung-Chin Lee, Full-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MA Program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一、前言：圍繞著「身體」的探問

首先，「身體」這個要素是多數透過口語的心理治療缺乏的，卻是舞蹈治療所著重而擅長的領地。治療中，治療師細膩地觀察案主的身體：體態是僵硬或放鬆具有彈性、沒有意識到的習慣性小動作、走路施力的方式、說話的速度和頻率、肌肉收縮的感覺、呼吸是深沈或是短促的，從個案身體中具體地看見。其次，關係的起點是所有治療所重視的，關係與現場的所有素材的之運用，無論是屬人、屬物或屬於氛圍的皆相關，是「有」不是「無」，不是從「零」開始「建立」關係（時常人們會問個案都不動、不跳要怎麼辦？好像他要有些什麼表現，才能發展關係），而是感覺、說、聽身體，透過引導讓個案在這些身體運作中，或有感或無感，或有淋漓盡致的愉悅感或因為想到什麼而悲傷起來，還可能有發現為什麼平常的自己都不是這麼動而是別的字樣的覺察。總之，在治療中，身體是重要的，即使案主選擇不動，躺在地上，這個躺的姿態、形狀、開展度、呼吸的感覺，依然是被關注而充滿意義的。即便是說話，也是一種聲帶的震動，也是身體表現自己的方式之一。

本文在接下來所呈現的個案資料中，將看到著重於身體運作的描述，透過案例的身體運作過程來具現 (embody) 轉化過程，透過案例的治療歷程，將有助我們看到「身體」是如何在創造性的引導之下與心理素材連接而帶來改變。在這歷程之中，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拓展身體作為心理轉化的歷程與開展。

## 二、個案背景概述

### (一)個案基本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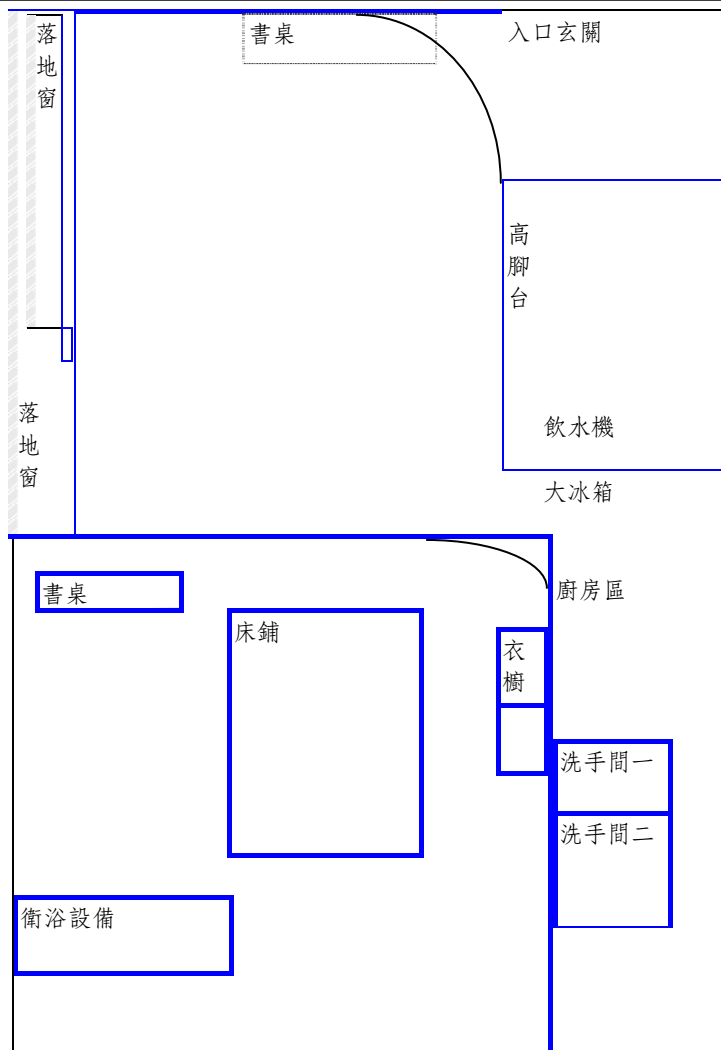
姓名：翔翔（化名）

年齡：3歲

治療時間：每週一次、每次45分鐘

治療期間：2000年5月~2002年9月，其間孩子有活動，生病及過年或假日就會休息，延後一次。共2年3個月（2003年出養，更改姓名，進入新家庭）。

治療空間（圖一）：這是一棟5層樓的獨立公寓，4、5兩樓為複合式活動空間，每一層約30坪。4樓進入玄關後，右側為舞蹈活動室約15坪，地面為木質地板，空間的一面牆上有一整片的鏡子，另一邊放置一張有抽屜的書桌，還有台電視機，靠近外邊的一整片落地窗，可看到馬路、行人及樹木。入口左邊有一飲水台及一個冰箱，旁邊有一小間廚房，再往內是洗手間。左邊有一間約10坪大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張床與桌子，這間院方給上了大學的孩子用的房間，現無人居住。5樓也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體能活動室，放了彈簧床、沙包、滑板……各種器材；另一半是會談室，放了會議桌，一組小沙發，作為討論之用。這4、5兩層樓，可以應需要自由地使用。每次來的人並不固定，由排班的保育媽媽帶翔翔來。



圖一 4樓治療空間平面圖

## (二)個案背景

母親生下翔翔一週後，將他交給了男方家庭，對男方父母說：「這是你們的孫子」，就走了。當時男方人在監獄服刑，男方父母認為既然是兒

子做的事，那當然就要負責任，於是收了這嬰兒（翔翔）並視為自己的孫子，留在家中養育。阿嬤、阿公及姑姑都很疼愛他，2歲後，要做戶籍的處理，於是做了血型鑑定，卻意外發現翔翔不是他們家的骨肉。一家人異常沮喪，也擔心可能會有誤判，繼而再度進行完整的血型鑑定，最後的事實仍證明翔翔不是自己的孫子——他們白養了別人的孩子。在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好的情形之下，跟社會局相關單位詢問，家庭成員討論後，決定將翔翔帶至育幼院。某一天，阿嬤與姑姑跟翔翔說要帶他去上學，帶到育幼院之後，就再也沒有去接他。翔翔那時2歲6個月，在育幼院前半年，他時常哭泣，睡覺時緊抓自己的衣服，後來比較適應了，但是仍不太講話、平時很沈默，保育員覺得他很難帶，他不開心，個性也不合群，身體僵硬，不跟其他孩子玩。滿3歲後，育幼院送他到幼稚園上半天班，在班上他一樣很固執、不分享、不跟小朋友玩遊戲。就這樣轉介到我手上，希望舞蹈治療可以幫助這個孩子。<sup>1</sup>

### 三、初次見面：「孩子」哪兒去了？

2000年5月底。我在教室等著保育人員帶他來。他進入屋內脫了鞋子，我蹲下來伸手跟他握手說：「你好，翔翔，很高興可以看到你。」他把手抽走，然後離開我，走向靠窗的地板上坐下。保育員說：「不可以這樣，快跟老師上課！」聽後，他把身體更縮在一起了。保育員先離開，預計40分鐘後再來接。我說：「李老師在這兒，你覺得我可以過去跟你玩嗎？」他聽了，把身體更往牆壁角落移動了，繼續背對我。這40分鐘的治療時間，他一句話也不說，不理我，背著我，身體拒絕

<sup>1</sup> 院方希望讓翔翔的互動關係改善，同時翔翔是男孩，年紀還小，尋找一個好家庭收養翔翔，讓他有個家，是院方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集結周遭大人的力量一起努力著。

跟我有任何接觸。我感到我需要尊重他的感覺，我遠遠地看著他，教室之中就是我們兩人安靜地度過。我在想究竟是怎樣的狀況，讓他這麼堅決地把自己固定在那，身體又這麼安定地坐著，一個3歲的孩子居然有如此的耐力！同時，心想著我要不要主動靠近他呢？這樣才表示我的確有在做點什麼。但我覺得他不慌亂、不急躁，也不想被打擾，因此，我想讓他做他想要的，第一堂課就這樣度過了。

我在想這是個怎樣的子呢？來到育幼院之前，翔翔是一個被身旁照顧者疼愛的孩子，姑姑可說就是她的媽媽，他們有母子間彼此黏附的共在關係，阿公阿嬤也很疼他，時常帶著他出去玩，有時坐火車去外縣市旅遊。到育幼院「上學」的那一天，就是這種緊密的依附關係從此被擲入黑暗，姑姑和阿嬤就再也沒有去接他，於是往後的6個月，育幼院對翔翔而言就是家的不在／再 (absence/ no more)，以及阿公、阿嬤、姑姑之缺席的無限綿延——就這麼說斷就斷，瞬間托著這小生命的底盤完全翻覆，冰冷陌生如潮水般湧上，翔翔在這「黑暗」之中哭泣不語，睡覺時緊抓著自己的衣服，或許，衣服是唯一剩下的熟悉感覺了。

在育幼院的外在評量上太多負向的描述，包括不講話、沈默、難帶、不開心、不合群、僵硬、不跟其他孩子玩，固執、不分享……一堆「不」字落在這孩子身上，這是在說我們發現這孩子有了一些狀況，這些狀況已經從他的身體、態度、關係上表現出來了。這些「不」的說出，是基於一些背景的理解而看出的：「孩子」怎麼會是這樣？「孩子」不該是這樣的！若是一個大人這樣，我們可能會說這是一個陰沈、不合群、不與人打交道的人，很容易以某種人格 (personality) 的想法與說詞來理解他，但這充滿可能性的小孩子，這個活蹦亂跳、即將長成的生命，其眼神、動作、性情、喜好……等應是不定形、不堅實的形式；他應如電解水中活潑的離子，等待隨時和世界上的東西結合才是，怎麼會是這樣的呢？

## 四、治療過程

### (一)第一階段：我與世界的關係 (worlding)

#### ■第一階段敘述

2000年6月。一如往常，他坐在同樣的位置眼看窗外，這個姿態維持了好長的日子。中間他會上個廁所或喝個水，其他時候就是不動，坐在地板上，頭朝下、背對著我。我會把一些可以玩的玩具放到他附近，也跟他說他可以選擇自己玩。他看一下後，有時自己玩，有時繼續沈默地坐在那兒，我讓他保有自己的沈默，在旁邊陪著他，不打擾他。

2000年7月，那天下大雨，他還是來了。進入教室，脫雨衣，脫了鞋，我在門口如往常一樣跟他打招呼，握他的手，我對他說：「你的手淋濕了，好冷。」我握著他的手，他不急著抽走，然後脫下雨衣，走到窗前的位置，坐著。再見時，他也會看著我，跟我揮手說再見，這個動作，讓我知道我們的關係建立了。

這幾次的接觸，有些地方變了（手不急著抽走／看著我跟我揮手再見），有些一如往常（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孩子以他自己的速度轉變，大人好像只能夠被動小心地扶持 (hold) 住一個個小小的萌芽，最多澆一點水曬點陽光，保護那個自行開展的潛在可能性，至於能否長大，要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從我們僅有的打招呼中，我揣想著我與他之間的關係，我之於他的可能性：翔翔沒有媽媽，但姑姑就像是他的媽媽，到了育幼院之後，照顧他們的「保育媽媽」雖然也叫喚作「媽媽」，卻明顯地與翔翔原先專屬的媽媽（姑姑）不同，因為一個媽媽要帶好幾個孩子，而且是輪班制的，不會



一直都在院裡。而我雖然和翔翔只有一週見一次面，但我卻是專屬於他的老師。是否我們的關係發展，是朝向補足他失落的這一塊在前進呢？

2000年8月，我開始自問：我需要主動去發展關係，或是引導一些道具、玩具或看起來很有作為的練習嗎？<sup>2</sup> Axline 提到治療的法則是不要試圖以任何形式指導兒童的行動或對話，也不要催促治療的過程。<sup>3</sup> 在我開始思緒和作為之際，翔翔還是以他自己的步調存在著：他的身體姿勢，一直維持相同的坐姿，到今天，已經兩個多月了。他很少說話，雖沉默但他的眼睛是會看會觀察的。這一些訊息，告訴我他正在醞釀著，眼睛的觀察不只讓可見物來到，還呼喚著身體與雙腳走向前去與該物發生關係，從眼神（他觀察事物的眼神，以及與我眼神的交接、迴避、問候、疑惑、逃避……）可以看得出，這是一個「有感覺」的孩子（且不會是一個自閉症的小孩），我感受到這個孩子的身體內部，有好多的感覺是說不出來的；同時他正萌生著自己的欲望，正在與周遭關連起來，即將開啟擾動世界的的能力，如果我等他，應該「等得到」吧。讓他自己逐漸感到安心願意跟我一起，能夠自己鬆軟下來，否則他抗拒的力量會很大，他是不會那麼容易妥協的。所以，我讓他自己來決定時間，我想我遇上了一位有自己主見的3歲孩子。

2000年9月。進教室後，他走去坐在同一個地方，但這次是側體，不是全身背對著我。我說：「老師看見你坐在那兒，你坐得穩穩的。」他轉頭看著我，我們四目相對，這相望的眼神，好像在告訴我，我可以再靠近他一點，於是我走過去，坐在他旁邊，並且說：「老師跟你坐一樣的姿勢呢。」他看了我的姿勢之後，就換了一下坐姿，把身體轉過去。這訊息對我來說很模糊，不知道是否是在傳達什麼關於「我應該怎麼做」的意思。於是我問到：「你想要一個人嗎？或者老師可以靠近你坐？」他不哼聲，

<sup>2</sup> 一方面覺得好像要做點什麼才算是「有治療」，也才「交代得過去」；另一方面是這樣下去，院方要交給社會局的個案報告很難寫，看起來好像我什麼目標都沒達到，這樣沒具體成效出來，直接影響到院方未來很難申請到經費。

<sup>3</sup> V. M. Axline, *Dibs: In Search of Self*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47).

但我注意到他的一個小動作，意向並不清楚地將手輕輕碰了地上，於是我說：「是了，你是說我可以坐下來跟你一起。」我坐在旁邊，把帶來的袋子裡的玩具拿出來，有紙張、蠟筆、汽車、吹泡泡、絲巾、彩帶、鈴鼓……我秀給他看，也告訴他這一些都可以玩，我還會動一動這一些道具，他看我，眼睛看著，不說話。

這一來一回，很像小王子「馴服」狐狸的過程，如同《小王子》中狐狸對小王子說的話：

「你必須要很有耐心」狐狸答道。「首先，你要在距我稍遠的地方坐下——就像在那邊的草地。我會用眼角來瞄你，而你什麼也不用說。語言是誤解的根源，但你每天都要愈坐愈近……」第二天，小王子回來了。

「你最好定時回來，」狐狸道。「比方說，你在下午4點回來，那麼，在3點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感到雀躍。而且，我高興的程度會與時俱增。到了4點的時候，我的內心已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了。你會看到我是多麼地愉悅！但如果你不按時回來，我就無由得知何時該有心理準備，好歡迎你來……有些合宜的常規還是要注意……」<sup>4</sup>

翔翔和我花了將近4個月的時間在孵育這個「合宜的常規」，但這已經不是一般規範性的規則，也不只是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它像是一種信任的關係。「常規」變成我們之間一種關係，是一種「我的存在因你的參與而獲致某種圓滿」的氛圍。我們通常不太在意它，它只在「不再有……」或「……破裂了」之後才後知後覺地被領會，如翔翔的遭遇。且在破裂之後，要再重新建立和人之間的「常規」，這時會變得更加困難，更加需要耐心、時間和彼此的空間，這個孵育的過程是這樣的：

<sup>4</sup> 聖·修伯里 (Saint Exupety) 著，《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陳姿穎譯)(臺北：小知堂，2005)，80。

「何謂常規？」小王子問。

「那些也是慣常為人所疏忽的行為，」狐狸道。「也就是指某些非比尋常的日子和時刻的規律性。舉例來說，獵人有種常規。每星期四，他們會找村姑跳舞，因此，星期四對我來說，就是個大好的日子！我甚至能到葡萄園裡漫遊。如果獵人不限定在任何時候跳舞，每天都和其他的日子一樣，那我就永遠都逮不到機會了。」<sup>5</sup>

「常規」讓狐狸的星期四變得不同，「常規」讓翔翔來「李老師」這裡的日子變得不同，讓這個「4樓」變成不一樣的地方，也讓「李老師」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更讓在「李老師」面前時的翔翔變得有意思、值得期待——自己對自己的可能性充滿了期待。

彼此對於「常規」感受的建立都有一種「敬」的意味，因為對關係的珍惜，而不敢輕易地靠近，但內心卻因為見面時刻的到來而更加期待。對翔翔而言，彼此靠近時或不靠近的猶豫與反覆：側體（近）→四目相對（更近）→我靠近並說「老師跟你做一樣的姿勢呢」→他換坐姿轉過去（遠離）→我語言追問訊息的意義→不哼聲（模糊／僵持）→手輕輕碰地上（要近一些嗎？）→我的靠近，拿出玩具（再靠近）→他看我，眼睛看著，不說話（近了，但在首次親近中沈默了）。這是身體上的訊息，一切開展於瞬間，所謂的身體關係的改變，以微觀看來，就像是拔河時繩上的標記，左左右右地僵持不下，但又充滿可能。

2000年10月，接下來，我自己在創造樂子，自得其樂地玩汽車，就是有一些「刻意」地把車子推來推去，表現出車子很好玩的樣子。他看著我，然後用手指著這台小汽車。我說「你想要玩這台？」他點頭。那台紅色的汽車，他握在手中，看著汽車，專心地，用手玩著汽車。這是台火柴盒大

---

<sup>5</sup> 聖·修伯里（Saint Exupéry）著，《小王子（*Le Petit Prince*）》，80。

小的車，像是台紅色小貨車，可將車身區域傾斜往下移動，好像是把貨物卸下來那樣，旁邊的門也可以打開。翔翔他一直用手玩弄這一些移動的地方，他安靜沉默地先拿起來，然後看一看，很正經地在看車子，他不是那種很興奮的樣子，或是像一些孩子把車子往地上滑動、推動的大動作。這樣看起來，我比他活潑多了。時間到了，院裡的媽媽來接，他拖了很久才勉強把車還給我，我說：「下次，你也可以帶自己的玩具過來玩喲。」他跟我說再見。

現在想起來，反而「他像大人我像小孩」，在態度上我們置換了位置。我的熱度有些刻意，是要吸引他一起來玩，但他是那麼堅持自己的步調：指指那台小汽車，專心地拿在手裡擺弄（不是像我大刺刺地在地上滑賽車），用手撥動一些可移動的地方，很正經地在看車子——不是很興奮玩玩具的孩子圖像，而是安靜沈默一如往常，而且，他的身體也還是同樣坐姿，屁股定著。原來，「玩」不是只有一種，「玩」可以那麼正經地、不失矜持地進行，他一點沒有受到我的感染，他的態度說明他不要追隨我，要「自己來」；這種玩一點都不瘋狂，翔翔以專一的態度，從這裡開始投入 (engage in) 到事物所固有的可能性中。這是初步的嘗試，或許是礙於跟我的熟悉度，或許礙於他在我面前一貫的樣子現在卻要有些改變，或許礙於這是還不熟悉的提供給他的玩具，或許礙於原先還有些彘扭不自然的氛圍，讓他是這樣玩著小汽車，但這是一個初步的開展，一次意向投出的嘗試，在許久的自我閉鎖之後。我能否因應他的期待，我能否支持他的玩法，他能否源初地經驗到「改變世界之結構」，<sup>6</sup>這一些都是充滿未知但值得期待的進行式。稍後在下一節我們將看到翔翔的另一種「玩」，同樣作為對世界之投入的身體活動，卻有截然不同的樣態與模式。

---

<sup>6</sup> Eva M. Simms, *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Wayn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00年11月，進門寒暄後，這次他沒有去窗邊那坐，他站在我旁邊，用手指著我的工作袋。「你想要玩玩具？」他點頭，我將袋子交給他，他找到那台小汽車，手中握著汽車，握得緊緊的，他趴在地板上，用手推車子，反覆地玩。我也拿出了一台黃色的車子，跟他一起在地板上滑動車子。我們在地板上玩汽車滑行的時候，他會看著我，將他的紅色車子和我的黃車互動：兩部車一起開，然後停下來，再開，我說要開到「路上」，他說「那會碰到東西！」，我說：「喔，路面施工中！要繞過去」，他就用手把車子拿起來，高高地跳過去，然後繼續在地板上滑。玩的時候他的軀幹姿態是跟著車子移動和手部的動作而調整。這次最重要的是，「他這次沒有去那兒坐了」，而是「站在我旁邊，用手指著我的工作袋」，並且跟我玩一段想像開汽車遊戲。終於，這個地方對他來說不再是一個只坐40分鐘、喝水、上廁所，其他則完全不相干涉的地方，而成為有著可以期待的事物、可能帶來愉悅的地方。翔翔的身體，開始變成一個「我能做」的身體（“I can do” body）。這是一種將自身意向投出能獲得滿足或回應的有信心身體。這是我們第一次這樣長時間的互動，而且他會「看著我」，還對我車子開往的方向有了「意見（opinion）」；他介入了世界，干涉了世界被創造和擺置的可能性，而且，以這個年紀的小孩來說，他有很好的口語能力。經過4個多個月，我們才走到這一步。結束時，他很滿意地跟我揮手說了句：「老師再見。」

2000年12月。現在工具袋裡的東西成了翔翔探索的對象。這次他開始畫畫，畫了3個黑色圈，我說：你畫了圈圈，他糾正我說「不是圈，是氣球。」（從這裡，他開始展現了他對自身某些「邏輯」的堅持）過去他自己跑去喝水，今天他站起身來跟我說：「老師，我要喝水。」我看著他的移動，力點在腳跟，重心往後，拖拖拉拉地走，發出了摩擦地板的聲音，喝完水，放鬆地晃回來坐在我旁邊。我感覺這真是個不怎麼靈活的身體，這樣「硬硬的」，但他「放鬆地晃回來」走向我。隨後，我們整理了一個

書桌的抽屜，來放這張畫，我拿貼紙寫著他的名字貼在抽屜上，跟他說這是「翔翔的」抽屜，他看著我臉上有著微笑。在往後的日子裡，時常一來4樓就去打開他的抽屜，看看上次收在裡面的東西，即便它們毫無變化地躺在那裡，翔翔還是很高興，好像看到寶貝一樣。翔翔的空間性已經開始開闊，抽屜是一個他專屬、不一樣的地方，如同星期四的葡萄園對狐狸一般。現在他能夠「走向一個人」，不害羞、不退縮地，這說明了好的治療師，是一位能接納人們各種樣貌的存在，個案在他面前不會窘迫、害怕與擔心，可以自在地做東做西、說東說西，可以盡興地投入其中，一起創造世界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在存在的完滿度上，這個他人既是治療師也是「玩伴」。

小孩子動手動腳跟事物發生關係，總是身體先行而話語滯後的；在與我的關係上，翔翔也是以背向、側體、改變姿勢、手輕輕放下等細微的肢體語言，「告訴」我當下與之相應的舉動。2001年1月，我們的話語改變了，一進門他會說「老師好！」我會說：「翔翔好！你來了。」也許這是育幼院教得好，但他也是誠心誠意地對我說。他對我的工作袋不但有興趣，還直接翻它，像是找寶藏一樣，每次我總會在裡面增加新玩意兒。我說翔翔你可以隨意翻動的這袋子，看你想要玩什麼，他自由的翻看東西時，包括眼神和全身都很有變化，他的身體姿勢會鑽動，對我來說，這就是自由的身體姿態。翻我的工作袋是一種「穿越……」的感覺，這在育幼院那個講求秩序、規律和需要跟同儕競爭資源的環境下，是不被允許的，但這在我這裡是被允許的。身體從一個界域穿越到另一界域去，順暢而自由地。身體在這樣逐漸熟稔中，自動「鬆開」來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孩子鑽著一個百寶袋時的靈活體態。先前提到的「我能做」的身體（“I can do” body），這是一種身體意義上的培力（empowering）的經驗過程。

歲末時期，他帶來他收到的新年禮物與我分享，也送我一張他自己畫的卡片。過年，中間停了1個月，再見到他，他長大、也長高了，清秀的

臉上，一樣酷酷的神情。

2001年2月，一些有意義的徵兆是：我注意到他開始會跟我分享了。翔翔開始隨身帶小玩具來這裡，畫了一張很多人一起過年的畫，但他因為我詢問這些人是誰而對我生氣（後來才知道畫的是跟姑姑、阿公、阿嬤一起的）。

2001年3月，一進門，看他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臉上有著抓痕，我說「怎麼了？」保育媽媽說他跟其他兒童打架，抓傷了。他進門後去上廁所，出來的時候，重重地拖著走，腳上穿著襪子，會比較滑，太用力拖著地板，就滑倒摔了。他在地面上哭了，我過去扶他，他的身體順著靠過來讓我扶，突然地接觸到他就哭了，他在我懷裡哭，哭得很大聲、很傷心，哭了好久好久。我想他怎會哭這麼久呢？平時他如果摔了，會自己站起來拍一拍，就起身了，現在哭成這樣，感覺好像是好久沒有這樣豪爽地大哭了。他在我的懷裡大哭，好像並非哭那個跌倒，而是哭他自己。也許他壓抑了很久，現在他用哭代替了話語。

這一刻，我好像突然了解了他的不愛說話、長時間身體凝結、坐在那看著窗外的日子。那些凝固的姿勢，好像是他留下的感覺，過去（和姑姑、阿公、阿嬤）的記憶瞬間被凍結起來，突然的，就沒了，在育幼院跟其他朋友爭執打架臉都抓傷了，這所有的一切他連哭的對象都沒有呢，就被迫接受了自己在育幼院的命運。現在的哭，應該才是他的出口吧。我試著說出他的感覺：「翔翔，你好生氣，好委屈，你就在這兒了，你好傷心，好多事情都讓你不舒服，對不對？」他點頭，繼續哭。

在此，我要稍作停留來談翔翔的「哭」。現象學家 Helmuth Plessner 曾提到人有一種從自身 (himself) 解離 (detach) 開來，並將自身轉入 (transform into) 他物的能力，<sup>7</sup> 亦即人是一種「與自身保持一段距離的存

<sup>7</sup> H. Plessner, *Laughing and Crying: A Study of the Limits of Human Behaviour (Lachen und Weinen. Eine Untersuchung nach den Grenzen menschlichen Verhaltens)*, trans. J. S. Churchill & Marjorie Gren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49.

在」。<sup>8</sup> 人不會被囿限於當下的身體與周遭環境，他總有一種離心 (eccentric) 的解放運動，總要從自身當下的這裡 (here)，區分出一個那裡 (there)，而且將那裡變成這裡，使得自己離開身體與週遭所構成的絕對當下性。

他繼續提到，在「大笑」和「痛哭」當中，這種距離被取消了，人不再能把自己放到「外物」或「外事」上進行操弄，這時刻，我們離自己近得不能再近，「沒入」了自己的當下處境之中，然而這卻是一個「失控」的時刻。無論是大笑或大哭，都屬於人「無能為力」的時刻。譬如，好笑的笑話癱瘓了我們能回應的能力，於是報以捧腹大笑；而瞬間猛力一跌，則一下子讓我們驚嚇，原來想的事情就突然斷裂了，哭泣聲作為人所能承受之世界的邊界——再下去，就要崩潰了。在哭泣中，人與自己突然變得很近很近，有時甚至沒有對象地啜泣著，在哭泣之中，身體用哭「說」著自身的「語言」，「沒入」了讓我們痛哭的世界之中（如失戀處境、無依無靠、一無所有），沒入了身體的哀傷中（如哀悼逝去的環境、親人），不自主的抽搐中（如翔翔的哭），此時不再能控制自如地將「我」與「外界」相互區別，如翔翔過去以僵硬固定的姿態對一切加以「拒絕」，不斷拉開我與外在世界的距離；現在的放聲大哭則取消了這個距離，原先極力的控制已經撐不住了，於是，嘩啦嘩啦地眼淚留下，手腳自發而凌亂地抽動，情感流洩。然而諸如大笑和哭泣這樣的肉身化 (embodiment)，卻是時常為人壓抑的，因為身體這樣的表達，對於喜愛秩序規定的人來說，被封上不理智，很情緒，然而一旦我們可以「大笑」和「大哭」，它也意味著：我的縫隙打開了，我即將有新的可能性了。

回到翔翔，在這次跌倒大哭了十幾二十分鐘後，我們的關係親近許多。記得翔翔在育幼院剛開始，時常一個人會吵著要保育媽媽員帶他回家，沒法如願他就在棉被裡抓著衣服哭，時常是哭著睡著的。「哭」是宣

---

<sup>8</sup> H. Plessner, *Laughing and Crying: A Study of the Limits of Human Behaviour*, 53.



告無能為力，宣告著對眼前的處境是束手無策的，後來他適應了，不哭了，不再要求帶他回家，但保育員覺得他很難帶。這半年跟他的相處，我相信以翔翔先前的勉強，以這種意志對於自身身體的強制，而造成的緊張、僵直、不靈活、不舒適（消極的控制），在這次的哭泣使得身體瞬間鬆軟、體態瞬間自發起來，這是身體自己一縮一放的能力，接近某種物理的定律，卻讓改變的幅度更大。

我扶持 (hold) 住他小小的身體，這不是很常被抱著的孩子的鬆軟身體。Winnicott 認為「扶持」的動作承擔著情感狀態是一種母性的專注，<sup>9</sup> 在這個狀態之中能讓嬰兒逐漸發展出經驗的整合以及我感 (sense of I am)。並不是說翔翔在我懷中大哭的經驗有多麼重要，而是扶持傳達的是嬰兒在成為主體樣態之前的運轉動態。<sup>10</sup> 在我抱著他的時候，他的斷裂處境與悲傷（在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獨立與適應新的團體生活）在蔓延中有所承接，被回應了。「有過」這個「經驗」本身，便是無邊黑暗中有一絲絲火光在遠處微亮——不再是全然絕望。我想，在失去原來的世界，一切都消散的同時，有一個人以他的體溫和心跳說著人間的溫暖，可以扶持他那麼久，直到安靜與平和，直到塵埃落定為止，就算生命是「破碎」，也是一次「完整的破碎」吧。

### ■第一階段討論

治療開始時，翔翔不說話、僵硬、身體固著，不與外界事物和我溝通，他倔強地以小小身子的姿態對外界的「拒絕」，不是那種有積極力量的「否定」，而是消極地不合作、不妥協、不接觸，他的身體的姿態是一種拒絕，不是他「要拒絕」我，而是他的弱小與脆弱：「不要傷害我，不要靠近我」。

<sup>9</sup> D. W. Winnicott,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1958).

<sup>10</sup> T. H. Ogden, "On Holding and Containing, Being and Dre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 85 (London: 2004):1349-1364.

我的身體接收與被教導了這個事實，因為本來在人與人之間就存在著身體間彼此相適應的相處之道，若我靠過去，這就不合宜了。而我想，他面對陌生的我，也許就像當時被「擲入」育幼院的斷裂感，即使我對他盡量表達善意與接納，但被「拋棄、擲入」一個新處境，就足以讓他「關閉」一切與外界互通的通道——只剩下眼睛是打開的了。大約一兩個月後，才漸漸有了轉變，但我們關係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當我看著（觀照）他的時候，我的身體感到心痛與憐惜，他的身體空間沒有打開，他甚至沒有動機，從某個「這裡」到某個「那裡」的哪怕一點點意向，不管是行動、欲望、想像甚至連眼神都只盯著一個點看；連屁股下的地方地板，跟身體、跟他這個人沒什麼關聯，對他來說那也不是一個可以安放身體的地方 (place)，那裡也只是撐著屁股和全身的水平木質平面，這裡沒有記憶、沒有感覺，坐在地板上的翔翔沒有「做什麼」，連發呆都沒有，他是在「度時間」，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空間裡熬著，等待時間過去，等育幼院媽媽來接他回去。他還不是這裡、這個時空的一員，他沒有位置 (position)、沒有干涉。意味著這並不是「他的地方」，沒有任何東西在召喚他，沒有任何事情想要去做。在沒有動機之下學習也不會發生，<sup>11</sup> 甚至一些招致不愉快的可能性都事先被鎖死了。

大約半年後，翔翔已經習慣來這裡，而且看得出他喜歡這個時間到這裡來，這段時間我們做了許多「身體探索」的活動，翔翔整個人已經和剛來的時候很不一樣了，在治療室中，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讓身體從凝固、閉鎖狀態，如空間性、話語、目光、態度、世界……到比較開放可交流互動；亦即，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孕育了關係上的可能性：人與物、人與他人、人與更廣義的世界，也同時是翔翔逐漸成為自我的可能性：世界為「我」打開的同時，我也發現了一個「我能……」的自己。

另外，他的身體姿勢（沈默地背向）也讓我產生了一堆複雜的感受。

---

<sup>11</sup> 吳英璋，《老師的情緒與教導之互動》（臺北：臺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2007）。

一個小孩子「這樣堅決地把自己固定在一個點上」，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通常，兩三歲孩子剛開始學會行走，對世界充滿探索的欲望，他們會好奇，會東跑跑、西跳跳，會拆東西、會跟東西玩想像的遊戲，這個時期的身體，是立即性的：生理的需求會立即地表現出來，兒童在這時候是不太壓抑的，而且這種「當下體現」不一定只有生理需求，有時是反射性地動動身軀，有時又憨呆的盯著某物一直看，愉悅時舞動著手腳發出大聲呼喊。但翔翔就是不動的，像是木頭一樣。

我與世界的關係，「世界化」是用肉體緩緩去接近、親熟、揉塑、相互干涉而成的。我們在「握手」、「看人」、「說再見」、「走向一個人」、「玩」、「和人分享」、「大哭」……等身體行為，都鑲嵌在這過程中開展與內縮的微調過程。治療的前半年，算是關係的建立期，不只是我和翔翔，也包括這個空間、空間裡的物、這段時間。

## (二)第二階段：我的身體不像樣

### ■第二階段敘述

#### • 小鳥、鹹蛋超人

2001年4月起，我們進入了比較多身體的練習。我使用創造性動作元素作為探索與遊戲的架構。同時加強身體的運作技巧、<sup>12</sup>即興、遊戲發展身體各種的可能性，在玩中建立的身體操控 (manipulate) 能力，這個能力讓兒童在動作中有著成就感。上次玩魔毯時他玩得投入，笑得嘴巴合不攏，今天我帶他感受身體的展開和關閉 (opening and closing)：他跑向我，逐漸把身體打開、擴展，停的時候腿伸直、雙手打開。我會配上短詩，加上語言節奏來增加身體認識與豐富身體感覺，比如：「我是一隻愛飛翔的小鳥，飛到高，飛到低，停下來時，我把翅膀打開，雙腿伸直，我是一

<sup>12</sup> 身體運作技巧對孩子來說比舞蹈形式更為基礎，幫助兒童學習安全的動身體與使用自己的身體在生活之中。

隻愛飛翔的小鳥……。」

練習幾次之後，我們開始在教室之中自由跑與停。他說：「老師，小鳥不好，我要做鹹蛋超人，飛來飛去（動作一樣）當我停下來，我就拿光線槍打怪物。」他就去拿了一個玩具假裝是槍，停的時候他就做出姿勢表示打怪物。這是他自己的延伸創造，他用身體展現：打仗的、攻擊的，用遊戲的方式展現力量。我說著：「打怪物的時候你比較快呢！」他點頭後說：「超人更快，打怪物我喜歡，老師，光線槍一碰怪物就死了。」「是呀，老師也看到你的身體不一樣。」聽我這樣說，他很高興。

我們繼續「小鳥飛翔」的練習，但動作有一些變化：變成跑到我這兒停住，我會扶著他的腰，讓他將背部往後彎，延展脊椎。這是創造性模式最主要的意圖，經由不設限的動作自由表達個人的經驗，注意力放在自我表達與尋求新方法。<sup>13</sup>這個練習中，翔翔必須要「交出」自己的身體，同時有背部的伸展，也與骨盆有關聯，這兩各部位的結合可以練習內部身體感覺。而身體之所以可以往後仰，是因為知道自己的身体可以「信任」那個正在扶持住我的人。

在這個練習中，有幾個元素交織其中：身體變形、短詩、語言節奏、情境模擬與創造。我時常帶著沒有安全感的身體從具體動作來發展肢體變化，因為身體的延展是對周遭世界迎納的姿態，而閉合則是可以撇開外在世界收縮回自己身體的安全地帶。因此身體可以出去、可以回得來，游刃有餘、悠遊自如的姿態；且身體在延展與收縮的變化中也會體會到一種彈性。而最後由我扶住他的腰而他背部後彎延展脊椎的動作，是在雙重意義上「交出」自己，既是在關係上全然信任一個人地讓人繫住自己的平衡安全，而自己向後、向下探索，也是透過背部的延展來開骨盆腔，這本身即是一種舒張開來的身體感受。

---

<sup>13</sup> 李宗芹，《非常愛跳舞：創造性舞蹈心體驗》（臺北：心靈工坊，2002）。

翔翔的身體體會了鳥兒以翅膀飛翔的感覺，他變成這個空間中飛翔的鳥，木板教室成了天空，身體隨著翅膀擺動的上下起伏，膝蓋則順應著曲曲又直直。這段時間帶他在類似的情境模擬中，經驗了很多「身體變形」。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舞動者，我們只要稍加引導，他們就能在探索中「發現」或「發明」了很多本來沒想到的動作和姿態，「原來身體還可以這樣做」，而不斷去嘗試後對身體部位及從對某種身體運作方式的熟稔的發現。我相信，這會使得他的身體與自己之間更為相容，也會開始具有某種相信，相信從身體而來的能力，包括我提到的「身體變形」所帶來的「我」的多變性，不只是情境模擬下的意識虛構，更是一種從身體本體發展出來的關乎「我是誰」的可能性蘊生，魔毯、蚯蚓、鳥、蚱蜢、宇宙超人……都不只是「假裝是……」，是「我」以身體模態參與、體會、延伸、甚至活出了他們的樣貌，他們的速度、力量、破壞性／和平性、發聲方式，於是「我」在這樣的練習後在身體潛在可能性上變得豐富許多。

#### • 跳床、水母、貼紙人

2001年5~7月。在空間上，翔翔開始有了移動與變化，他喜歡（4樓）裡面那一間房間，於是我們不只停留在大廳了，我們的身體空間從外面移到了裡面的房間。他跑到房間裡的彈簧床上，彈簧床軟軟的，他在上面跳一跳，就倒下去了，再站起來，又跳一跳，手隨意擺動，然後又倒下去，這次是胸腔往下趴。我說：「這床很舒服，軟軟的？」他就趴在那兒，說：「老師，軟軟的身體像是水母。」「那現在你的身體就好像是水母，軟軟的？」他就把身體中間軀幹部位弓起，手腳柔軟放鬆地垂下。他再跳起來的時候，就把身體弓起來，手跟腳往下，像水母一樣，不過他的身體沒有輕柔力量的控制力，是重重地落到彈簧床上的。我這時就說：「那現在是青蛙跳了！」我們哈哈笑，然後就練習水母跟青蛙——他能體驗兩種不同的身體感覺了（水母和青蛙跳），一是用力的，一是鬆軟的。

那天，桌上有一包 3M 便利貼，他一張張地撕下來，自由地貼在四處：牆壁、床頭櫃子……也貼在自己的身體上，並且在床上跳呀跳的，很開心。他會把原先貼的撕下來又貼到別的地方去，還可以創造出圖案：排成直的、沿著桌子邊緣的、沿著床頭的、各自分散的……一排排貼紙貼在那兒，我感覺那真是美麗極了，而且好爽快、充滿了創意。我順著貼紙繼續玩下去，以他的身體為對象隨意地貼，把貼紙貼在不同的身體部位，貼的時候邊說：「是臉、是屁股、是肚子……腳丫子……，」全身都貼。那時我說：「你全身都是貼紙喔？」他便接著說：「全身都貼變成了一個貼紙人了。」他真的貼得滿身都是，就這樣一邊跳著一邊玩著身體部位，有時變成魚，有時變成水母、烏龜……每次「變身」，就會貼身體的不同部位，且還一邊跳床。最後，我們把所有零散貼紙都貼回成為一疊，雖然邊緣都不整齊，不過也都放回去了。

「這就是一個孩子嘛！」我不禁發自內心喟嘆著。

本文一開始追問著「孩子」哪兒去了？而現在，就是「孩子『回來了』」的時刻：一種由身體而來的「放肆」出現了。我盡力創造這個身體現場，讓翔翔的身體在這個空間之中能投注他的精神在這上面，當身體投入了之後，他就與自己的心靈、精神、感覺做了結合。現在讓我們一一檢視在這次治療中，翔翔的身體突破了什麼？

首先是空間上的移位。翔翔從一開始屁股死釘在地板上一動都不動的坐著那兒，現在變得可以在這個空間中探索（如前面的「魔毯」和「小鳥」），使得原本無意義的陌生空間成了自己的行動空間（action space），如 Simms 所言：「我活出的身體（lived body）的疆界就座落於我行動空間的界限內。我的行動歷史已將其蹤跡遺留在世界中，而『我』就終止於這些蹤跡止步的地方。」<sup>14</sup> 身體在空間中自由的移動，就舞蹈治療的意義是：

<sup>14</sup> Eva M. Simms, *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42.

能在空間之中流動探索，我們就在這個移動中理解了空間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如Trautmann-Voigt所說：「舞蹈動作治療的層次，是行動的範圍，包括非語言交流，這個語言的解讀，需要從身體在空間應用中理解，在行動的脈絡之下了解其中的邏輯。」<sup>15</sup> 其次是，在翔翔的「玩」當中，能看到「一個孩子能透過他的投注心力而改變世界之結構」的經驗，以及「他亦可隨之被改變」的經驗，譬如玩「貼紙人」的時候，在動作之中改變了身體的原本意義，而透過身體與物之間的創造性連結而開發了潛在的可能性，且同時自己也在這個身體的運作之下被改變，包括在「滑 (slide) ~」的冒險中能自我控制的經驗，以及擴展他同一個組合關係（翔翔身體——襪子——木地板）的不同可能性（不再是滑倒的恐懼）。治療師 Evan 說，從個人的身體做延伸，能涉及身體心理的復原，在創造性的身體運作中，不是要去改變案主的身體，而是讓他們能一次比一次自由 (freer and freer)、自在的探索身體，不害怕表達自己，而朝向更多自我的表達。<sup>16</sup> 姜忠信在他的兒童心理創傷的遊戲治療中也提到，在此發展階段的兒童，由於語言能力有限，因此以遊戲為媒介，再由治療師瞭解其創傷後內在世界的故事，在說與玩之間共構出來。<sup>17</sup> 現在，翔翔將行動觸角移往這個他並不熟悉但充滿興趣的小房間了，而且他一進去看到了彈簧床就主動地跑到大床上跳上跳下，他的能動性 (mobility) 已經迥異於一開始的自己。他的身體「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哪裡」和「身體在做什麼」都展現出「孩子」的遊戲性。

<sup>15</sup> S. Trautmann-Voigt, "The Atonement of the Alleged Perpetrator's Daughter: Understanding,"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1 (London: 2001): 407-429.

<sup>16</sup> B. Evan, *The Child's World: Its Relation to Dance Pedagogy: A Series of Articles* (New York, St. Marks Editions, 1982), 57-60,

<sup>17</sup> 姜忠信，〈哀悼與重生：地震後失去手足兒童的遊戲治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5.2（臺北，2002.06）：98-117。

## ■第二階段討論

若說「在我擁有我的身體之先，我被事物所擁有……空間緊貼著身體，因為身體有一（在空間中）行動的歷史。」<sup>18</sup> 亦即，所謂的「我」和「自我」（ego）就坐落於所有和自己身體曾發生關涉的所有物和空間，如前引文所說「『我』就終止於這些蹤跡止步的地方」，那麼，這樣的自我是具有空間性的（因為一開始就有一個世界），而且這個空間性是由身體來開闢、模塑、賦予感覺和記憶，那麼翔翔的確已經相當不同了，他已經體驗到了事物固有的多種可能性，這讓他的探索變得主動而多樣化，讓他的「玩」開始能有盡情或恣意的品質，讓他不斷要去擴展並深化他的世界的疆界。所以，他進一步「要」去房間探索，我認為，這個看起來平凡無奇的要求，那是因為在身體空間的擴展上有了隱而不顯的基礎。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翔翔身體「語言」的豐富度在這次有了一個（相較於自身身體歷史的）大爆發：「他在上面跳一跳，就倒下去了，再站起來，又跳一跳，手隨意擺動，然後又倒下去，這次是胸腔往下趴」，「他再跳起來的時候，就把身體弓起來，手跟腳往下，像水母一樣」，「他真的貼得滿身都是，就這樣一邊跳著一邊玩著身體部位，有時變成魚，有時變成水母、烏龜……每次『變身』，就會貼身體的不同部位，且還一邊跳床」。這裡頭有我的引導，但還是要他自己以自己的身體動出來才算。這裡面的元素相當多元（跳床、貼貼紙、身體形變、想像、與身旁他人關係），而且他們到最後完全交織在一起，可瞬間切換，很自然地在玩耍中把它們兜攏起來。我看著他以自己的方式，用身體與物建立關係（如跳床），這超越了通常的功能性（functional）取向，（如：你做這動作身體會長高、會聰明、感覺統合好……）現在他這麼做「不為什麼」，只是實驗性地改變自己與事物的各種連結方式，越奇特越想不到的發明就越好玩，彷彿身體

---

<sup>18</sup> Eva M. Simms, *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42.



有一種與物相接近、相擺弄的原初欲望，而好玩和咯咯咯笑得合不攏嘴的時刻，是發現新的關連與意想不到的時刻（胸腔下趴、軟軟的身體像是水母、我是貼紙人）。而最後一邊跳床、一邊貼貼紙、一邊說話、一邊「變身」的複雜卻自然流露的身體展現，便是身體在和所接觸的事物之間「彼此擺弄」已到達一個非常複雜卻靈動的創發狀態了。翔翔不可自抑地笑到不行，身體還繼續跳著、變著、手還動著、嘴巴還發出聲音，還說著噁哩咕嚕的奇怪的話語……這對翔翔的身體而言真是充滿意義的「放肆」，我還記得翔翔一開始玩紅色汽車時那副矜持、沈默、探詢著的狀態，當初會那樣，有當初的身體基礎，而現在可這樣放肆，也有其自身行動歷史才有可能。

還可以注意到，我讓翔翔練習兩種身體感覺：水母和青蛙跳。翔翔的身體一直僵硬、有點像機器人那樣，他的力氣使用也常常不恰當，如同有一次我跟他玩橡皮筋，兩個人各拉橡皮筋的一端，繃到最緊，但他卻突然地放手說不玩了，差一點就彈到我的臉，那時我便帶著他好好地練習一種「逐漸的力」，一種雖有力量但在加入時間因素後而變得穩定的身體感覺。在此，水母與青蛙這兩種身體感的練習和區別也是類似的，水母在下降的時候，身體的鬆軟、體態的漂浮、手腳的輕展，這些同樣是翔翔做不來的——力量運用的方式，必然影響到人與其世界對待關係的可能性，以及在身體本體感受上自身之差異。不論是練習「變為」什麼，那個動物的姿態本身都有身體運作和感覺上的特質需要被掌握體會，我們雖然在玩，但我盡力帶著翔翔精準地抓住這些要領，讓他可以在身體模式和感受的層面上體會到「變身」。

### (三)第三階段：我家在那裡？做自己的家

#### ■第三階段敘述

##### · 做自己的家

翔翔開始做他的家，始自很早的時候：2001年1月一次治療的最末，他把我工作包裡的東西都倒出來，然後搬了一張椅子，把一塊大布巾鋪在椅子上面，他鑽進去，在裡面玩那些小玩意兒。並且說「不要打擾我喔！」還說：「這是我的家，我要在裡面讀書請不要打擾。」這是第一次出現「家」這個主題（是治療的第五個月），我們關係在長期冰封後開始進展的時候，他第一次「做家」並「待在家裡」；也是第一年（第一階段）治療「做家」16次中的第一次。

2001年8月，今天，我拿了大小不一的紙箱來，放在活動室地上，翔翔來看到地上的箱子，說：「老師，這是什麼？要給我玩遊戲的喔？」他就把這一些紙箱排列起來，在那兒自己玩，跳來跳去，他這樣的跳，我就順著這個跳去發展，我擷取「跳」要他跳進箱內、跳出來，照我給的口訣是「內、外、繞一圈」，用有節奏的方式唸著，讓翔翔跳進去、跳出來、跑一圈……如此重複著。他很能進入這個身體的跳躍，他跳跳之後會藏到紙箱裡玩。

之後幾次，我繼續在身體的層面上延展，讓身體投入更多，我增加爬行以及躲藏到箱子內，爬行時再加上了童詩般的口白「我是一隻小蚯蚓，下雨了，我在地上爬，我出來玩耍，太陽出來了，我就躲進去」，來情境化他正在做的遊戲。在爬行的時候，是一隻小蚯蚓的時候，他自然的把身體貼在地板上，身體的胸腔、肚子貼在地上，他開心的指著肚子說，哇！地板好涼快喲，然後，他在地板上隨意翻滾，或用肚子為中心轉個圈，然後好像自己的身體可以隨意玩弄，他會把頭跟腳相碰，身體變成曲線在地板上蠕動。這種姿勢很不像樣了，但是卻能破除身體的僵硬與固定。

暑假期間因為院方的夏令營活動而中斷幾次。

2001年9月，夏令營回來，他曬黑了，長大了一些。他一來就把自己的抽屜、紙箱，都看過碰過之後，就拿小椅子，與紙箱創造的一個空間，他窩在裡面，躺著地上，自己玩它的玩具；他特別叮嚀我說：「老師，我是小蚯蚓，我在土裡面，不要下雨喲，我要有太陽，我不用出來，我一直在家中喲。」他會跑出來把絲巾、彈性布都拿去蓋在紙箱那兒佈置他的家。

過10多分鐘，我就假裝說：「鈴鈴～有客人來拜訪你了。」他會說：「喔，請進……」或者，我說：「有郵差送信來了！」我把抽屜的東西拿一樣假裝是信件交給他，他會說：「喔，郵差先生謝謝你！」就又進屋了，然後說：「現在都是太陽天，我不會出來的……」他進到紙箱就不出來了。

差不多從這次之後，翔翔每次都會用不同的材料來製作他的「家」，「家」的樣式也沒有固定、每次都變化著，他玩「家」玩了好久，甚至每次玩了其他遊戲後，也會在他「自己的家」享受一下獨處的時光。

#### • 做手花

2001年10月，這一天育幼院媽媽送他來，因為值班的調配，育幼院媽媽可以不用回去，所以就留下，看了一會兒，她跟我說要去裡面那間房間休息一下，進去後門仍是開著的。前次帶的紙箱都留在外面的空間裡，院裡一位老師拿了一塊大布來，翔翔把布放置在紙箱上面，又把我的百寶袋內的一些東西拿出來放到紙箱內，翔翔想要他的家更好，所以他到活動空間旁的廚房，打開冰箱，拿了礦泉水，及塑膠杯盤，去佈置他自己的家。然後，他說要邀請（育幼院）「媽媽」到他家去，便也進入了房間。我等了一會兒，心想他怎沒出來，所以我就進去，沒想到看到了：他安靜地躺在育幼媽媽的旁邊……就像是母親帶著他的孩子共眠的畫面，在當時，我整個人停住了，這畫面讓我驚奇，站在門口沒有去叫她們。保育媽媽似乎有所感吧，她睜開眼睛，要翔翔回去上課，翔翔說他要睡覺，但保育媽媽一直要他回到活動廳去，他「轆」在那，保育媽媽她看著我，希望我也加

入勸告。那時，以我對翔翔的了解，我愈是勸，他就會「犖」，會反抗起來，所以我沒什麼勸告。我說：「翔翔你自己決定，都可以的。」我返回大廳。過一下子，他回到自己佈置創造的家，鑽到裡面去。

過了10分鐘吧，都沒有動靜，我在外面說：「鈴鈴，請問翔翔在家嗎？」「是誰？」「是我，我是李老師，我要找翔翔。」「喔！」他把紗布撥開，露出臉，我說：「老師來看你了。」他爬出來，坐好，看著我，臉色怪怪的，可能有一點擔心我責罵他吧。我想讓他放心，我說：「你想要邀請保育媽媽來你的家，老師等了一會，不見你出來，去找你，看到你也在床上休息呢。老師想起了，我的小孩他們是小嬰兒的時候，我們也會一起睡覺的。」聽我說完，他似乎放心點了說：「以前，姑姑都是跟我睡。」「所以，你想到了姑姑？」他點頭：「姑姑好，很疼我。」這是他第一次跟我說他的姑姑（先前跟任何人都沒講過）。小小的他，坐在我前面，我說：「我了解，老師了解。」我握著他的手，我們坐在地板上，我輕拍他問道：「還想到誰呢？」「阿公、阿嬤。」他低著頭，坐在那兒不動，他用一手在扣著另一手的指頭，我看到了，便說：「來，我們把手變成一朵花送給他們。」我示範著，就是用手腕、手指轉動，停止時候，做出一朵花的形狀。於是他動著他的小手跟著我轉動手指手腕，就開始做手的花朵。我讓他用動作表達他對家人的情感。

家的佈置、邀請人來家裡，這都是「家」會發生的事情，邀請育幼院「媽媽」來家裡，讓家裡有一個「媽媽」，也可以想見是翔翔想要的。這一個時刻是很特殊的：一個象徵的「家」遇上了一個離象徵源頭更接近的「母親」而整個無法控制地墜入。之前的家中，「姑姑」就像是「媽媽」一樣照顧疼愛著他，看見育幼院「媽媽」躺在床上睡覺，他自然的睡到她旁邊，這就像是睡在媽媽的身邊。這不需要跳到戀母情結或是認知事件去解釋，我會從身體來說，這是「身體的情感事件」。在身體的層面上會比「做家」或「待在家裡」更靠近「家」的經驗，因為在「家」

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媽媽」(姑姑)了，而最安穩的共在經驗大概就是與「媽媽」睡在一起的經驗了：大大的身軀護著小小的身軀、氣息吐出的聲音和觸覺、母親的心跳聲、穩定的身體起伏、床的支持、夢境的蕩漾、做惡夢時的安撫入睡、或「媽媽」用手對於孩子胸口的「ㄉㄚ、ㄉㄚ」(撫拍)。靠著媽媽，多了安心，世界是溫暖安詳的。這個象徵行動，它太過靠近源頭，讓人無法不被吸引，導致那執意的停留、靠近與依偎，以及執意不離開的倔強。

結束後，我跟社工員詢問了一下他原生家庭目前的狀況，知道姑姑跟阿嬤時常心中感到愧疚與想念，有打電話來問他好不好。同時整理了翔翔小時候的相片要送過來，姑姑也買了新衣服要給翔翔。

2001年11月。經過上一次(第一次談到姑姑)，我們之間的溝通更開放了，關於原先的家庭生活已經可以講了。保育員帶著翔翔來，也帶來一本翔翔小時候的相本。我們坐在地板上一同看著相片，他的神情有點緊張，非常安靜，不說話，要我問他問題才講話。裡頭有一些是跟阿公阿嬤到處旅遊的照片，他們抱著他，還有跟姑姑一起的照片，姑姑像是媽媽一樣抱著他。從相片裡可以看得出，翔翔過去是被疼愛的孩子。我跟他說：「我知道他們都很疼你的，對不對？」他點頭。「你想要看他們嗎？」他不哼聲，眼睛轉向窗外……我又問了一次，這下反應非常激烈：「不要，我不要……跟你說不要……」他大聲地說，臉別過去，越說愈激動，轉動身體背對我，雙腳亂蹬，手也亂揮著，然後他趴在地上了，身體翻身臉貼著地板。

在生氣與悲傷的狀態下，我看到了他的手在地板上揮動著，身體扭曲，踢著腳，哭著……我扶著他，坐起來靠在我身旁，「他們騙人的，他們不來接我了……他們……他們沒有跟我說再見……」又一次的哭泣，再度記起了那心底最深的傷痛。「老師知道你好傷心，老師覺得你是一位好特別的孩子呢……」他逐漸安靜了下來，我們要怎樣「使用身體」來承接

這一份情感呢，我想到了上次的「做手花」，便說：「來，我做一朵花送給你。」我的手掌、手腕、手指頭都在轉動著，停的時候「手」創造出一朵花的形狀，然後送給他「一朵花」。翔翔的手接住我送的手花「你為什麼送我手花？」翔翔純潔的眼睛看著我問。「因為你好棒，你自己承擔了……那翔翔你也送一朵花給自己！」他的手也動，送給自己。我問道：「那你說為什麼要送自己花呢？」「因為我是好寶寶！」他說。

人在黑洞之前靜默，人也會在黑洞之前瘋狂，一句「想再見面嗎？」啟動了複雜的情緒，翔翔開始無法控制了：越說越大聲、趴在地上、蜷曲身體、雙腳亂蹬、手也亂揮。在這裡，我注意到他手揮舞的方式，又讓我想到了「做手花」，我在他最混亂的時候，在他的面前轉動我的手腕、手指，做了一朵「手花」送給他，翔翔因為先前已經做過，他對此並不唐突，但他似乎還因為了解「禮物」常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和目的，而問了我為什麼送他，我回答之後，要他自己也做一朵送給自己，他認真地做了，我還問他、要他說為什麼要送給自己，讓人意外地，他說：「因為我是好寶寶！」

「好寶寶」和「被遺棄」似乎是兩個不相干的主題，但卻接續地出現了。也許「手花」作為可以送人、負載心意的「禮物」，而在育幼院裡是只有「好寶寶」才能收到「禮物」，所以翔翔會當下這樣說，等於是岔出了當下的脈絡（被遺棄）而接到「好寶寶可以收到禮物」的脈絡來回答。但，這不是我們的重點，我們要談「做手花」的身體練習可能的意義為何。

在前面，翔翔第一次跟我提到姑姑、阿公、阿嬤時，我注意到他邊說邊用一手扣著另一手的手指頭，於是我帶著他開始「做手花」，就是用手腕、手指轉動，停止的時候，做出一朵花的形狀。這是試著讓他用動作表達他對家人的情感。其實作為治療師的我常常這樣做這樣的引導：當個案深陷於某個情緒當中，時常會連帶出現某些身體外在的表現，如翔翔緊扣著雙手的指頭，我時常會以個案當下的體態中的重要元素「擷取」出來作為下面治療的基礎，「發展」那個元素的可能性，我以為，可以透過動作

和體態的創造性開發來轉化原本的情緒泥沼。

### ■第三階段討論

自從「第一次哭泣」後，翔翔一而再、再而三的創造自己的家。怎麼理解「家」的主題不斷出現，以及「做家」這件事情中身體投入呢？當然，從背景的理解得知，從「家裡」到「育幼院」環境的轉變，讓他調適了好長一段時間，「家」這個主題的出現，可視為是對於過去家居生活之記憶的緬懷，或說把由一些物件所組成的「家」當成「象徵 (symbol)」指涉著過去曾待過的那個家。然而，這樣的解釋是不夠的，究竟對於「織構一個家」以及「豐富一個家」的身體投入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是「身體投入」而不只是腦海的回憶和遐想？在身體投入時，原先的家庭是被清楚回憶及認知到的，抑或沒有，而只是一個前反思的 (pre-reflective)<sup>19</sup>遊戲 (play)？是否，身體投入是由關於「家」的存有背景中冒出來的，亦即，他不用在意識清楚憶及原先的家，而可以在「做」的創造中靠近那個經驗的源頭、修補它的失落？從這兒想要問的是：當孩子投身在一個自己創造的虛擬情境的玩耍時，「身體投入」之際，他經歷了什麼？前面談過的「水母」、「貼紙人」都有這個要素在裡面。

我們注意到，翔翔第一次做好自己的「家」時，待在裡面說：「這是我的家，我要在裡面讀書請不要打擾。」在扮家家酒的遊戲之中，他所創造的「家」，是他可以在裡面，做自己愛做的事情、不會有他人（當然包括育幼院其他同學）打擾的地方，這是他自己的一個「小宇宙」。這個家不一定是指原先家庭狀況的實在，而是他「玩家家酒」的象徵遊戲中顯現出的「家」的樣貌。另外，他的「家」是一個他人會造訪、自己可以接待的地方，「李老師」是被歡迎進入的人（或許有些人是不給進的），「郵差」則服務性地捎來屋子主人期盼的信息，翔翔也行禮如儀地道謝，一種合宜

---

<sup>19</sup> 前反思是面對狀況時最初的念頭與反應，類似直覺。

的內外交流與界線。這些看起來都是家裡會發生的事，是一個安身的「中心」與「外界」會有的交流往來，它們不只是「假裝」的活動，翔翔在這個虛擬的活動中是很「認真」地體驗「家」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是來自於「物質創造」與家的「人、事、物」的對待相遇上，前者是說，每次都提供的豐富媒材：紙箱、語言節奏 (in and out and around)、椅子、布巾、各種物件（如杯盤、礦泉水）……後者則是一切的發生 (happenings) 所關涉到的人、事、物：他人的邀請或造訪、家庭成員的組成、在家裡如吃飯、睡覺、洗澡在沙發看書等事情。在這些創造活動之中，翔翔投注著情感、獲得感受、展開關心與行動。對翔翔而言，這些投入不是造假而是重要的 (it matters) ！因為裡面有秩序、有情感、有邊界，譬如「不要，不要，現在都是太陽天，我不會出來的……」，或是「我要在裡面讀書請不要打擾」，人把自我散佈在周遭的物件、他人、空間性、時間性上，而「家」作為這些重要層面的中心點、秩序感來源、以及可以自主地配置安排的基地，人是在「家」中模塑出他寓居於世 (being-in-the-world) 的基本關連方式，只是這些關連不是在人腦海裡的，而是用身體肉身化／體現出 (embodied) 的關係，即人潛在的可能性。

所以，這裡「家」作為象徵 (symbol)，並不是人內在的認知事件，而是以身體活出的情感事件。我想，翔翔的復原能力是好的，其實他已經明白自己的處境了，而且他也生氣、憤怒著阿公、阿嬤他們沒有跟他告別、說再見。然而，他已經適應下來了。

#### (四) 第四階段 尾聲：翔翔高飛

2001年12月。今天，和上次一樣，他要從4樓搬到5樓，他看到沙包，他就一個個搬，把沙包做成了一個口字形，開口邊是靠著滾筒，然後再把（木箱做的）長條隧道放到最前面，做好了就邀我進去。我得先要穿過隧道，翻爬過滾筒，進入那沙包堆成的家。我說「你家怎



麼這麼難進去呀？」翔翔說：「不是，那外面是爸爸的房間，然後是媽媽的，我的在最裡面。」原來他的家是有父母的。今天結束的時候，翔翔突然對我說：「老師，漢漢要去他媽媽家過夜，他回來都會有禮物！」他突然跟我說這一些，我還沒有搞懂是怎麼回事，後來我問了社工員，才知道有領養家庭的小孩，週末會到認養或領養的家庭去玩或過夜。先前說過，翔翔的「條件」很好，院方很希望安排他出養，幫他找一個家，目前都在評比中。因此，週末時他就留在院裡，他會情緒不穩，及擔心保育媽媽不在沒人陪他。我聽了，心想或者哪一天帶他回我家玩玩好了。同時，院方說，在幼稚園裡，他仍是不願意合作，喜歡單獨玩耍，對其他孩童表現較冷淡。我想到，那麼可以在治療中為他找一個伴吧。

2002年1月。我跟他說「老師計畫要邀另一位小朋友跟你一起上課，你覺得呢？」他很緊張地說：「是誰？」「你會想要誰呢？」他唸出一堆不喜歡的人，我說「漢漢呢？」他聽了很高興，說：「我可以跟漢漢一起玩？漢漢是我朋友。」

至此，個別治療的階段結束。治療過程中，翔翔大約做了16次的「家」。下個階段是他跟漢漢一起進行的（這部分不再如前所描述）。這之中做「家」的次數已經少了，他開始會用口語說「去……那裡過夜」。與院方討論中也知道，想要收養翔翔的家庭很多，在許多申請者之中，篩選出兩家似乎是適合翔翔的。一是在美國的夫妻不能生育，渴望有一位男孩，他們願意來臺灣看孩子。另一是臺灣夫妻，現有一位3歲半的女兒，但無法再生育，渴望家中有男孩。4月時漢漢出養，這刺激了翔翔，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個家。

院方的流程是先安排翔翔周末時間去收養家庭作客，再來，試著去這家庭玩一天，然後住一天，再看雙方狀況調整時間長度；收養家庭也需準備屬於翔翔的房間，安排活動比如帶他去郊外遊玩，一起用餐，觀察是否能彼此適應，再來週末去兩天住一晚，彼此做更多的認識。如不合適，隨

時都可以撤回。這段試驗期間，申請收養的母親很焦慮跟我們談一些她的不安，如，翔翔在玩耍時會不讓她的女兒，她擔憂或者以後會欺侮她女兒；再來她發現翔翔沒禮貌，家中客人來訪時他不會叫人打招呼；還有，他不想吃的東西，就是不吃。這些行為讓這位媽媽很不解，覺得怎麼有一個個性那麼「囂」的小孩，那以後根本管不動他。她也會帶著偏見問道：「是不是育幼院的都這樣……」我跟她解釋，翔翔是從小被疼愛、被關心的孩子，他是遭逢巨變而來到這兒，他從小被愛的基礎是夠的，所以他才能在育幼院中適應下來。我試著讓她知道，翔翔會「比較慢」，他需要更多的接納與包容，我也鼓勵她把這些擔憂說出來，讓我們可以討論彼此能調整的空間，院長請她要忠於自己的感覺，慎重考慮，不能勉強。

這段期間，翔翔充滿了焦慮與不安，他說「老師，新家庭他們買了好多新衣服，還有書本給我，……我那個房間很舒服喲，有放我喜歡的玩具還有書桌，……院長阿嬤說，我隨時可以回來院裡，……以後我如果到新家，他們說可以時常帶我出去玩，但我要乖……」看的出來，翔翔是焦慮的。在希望之餘也會有著負面不舒服的感覺，他會跟我說在週末經驗到了一些事情，比如他不知要如何吃西餐，那家的妹妹說他不會說英文，或是那個爸爸教他打領帶，還給他買了一套小西裝，那衣服好漂亮。

他有了心事，他怕自己不好，怕自己惹人嫌，不過他不再是那僵硬、緊張身體的翔翔了，他會使用身體，他趴在地板上安靜地躺在那兒，然後他自己會用身體爬行、有時用背在地上拖，或是人躺在滑板上用手撥地板來移動，在他心情不安的時候，他會使用身體來承接。

現在他的緊張與焦慮真是有增無減，好像被人「待價而沽」似地。他會沮喪的說「老師，我哪都不想要去了，我還是在這兒好了……」「老師，如果他們不喜歡我，不要我了怎麼辦？我可不可以再回來？」他好擔心自己的未來，更害怕會被再次的傷害，他好不容易適應了育幼院這個大家庭了，又要面臨再一次的分離，而我在這個安置策略上是無力的，我能做的

是聽他說他所有的擔憂，以及讓院方跟他保證，這兒的門永遠為他開，他隨時都可以回來，因為他是這兒最寶貝的小孩。

2002年6月底，社會局、育幼院大家都做了評估，翔翔將到其中一個新家庭。翔翔改名改姓了，收養家庭給他新的名字，9月翔翔出養，院方辦了一場歡送會，社福人員及相關人士都出席，穿著整齊衣服的翔翔在我們的見證下走向新的家庭。我們跟他揮手再見，再見！翔翔。

## 五、結語：身體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翔翔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很「正常」的孩童，沒有一些明顯的精神病理上的徵兆，他只是遭逢巨變而處於調適的動盪期。我在想這樣一個孩子，我要怎麼帶他呢？在我專長的身體領域之中，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在身體的範圍能給他什麼幫助呢？

可以看得出，在治療室中，我和翔翔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讓一切從凝固、閉鎖狀態，如身體、空間性、話語、目光、態度、世界……到比較開放可交流互動；亦即，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孕育了人的可能性，既是關係上的可能性：人與物、人與他人、人與更廣義的世界，也同時是翔翔反身成就自我的可能性：世界為「我」打開的同時，我也發現了一個「我能……」的自己。治療一開始，翔翔還沒有辦法玩，但未來世界開展的潛在因子正在他身體微觀的改變上醞釀著，我們稱之為世界化，翔翔與他人、物、世界和與自己的關係，都是透過身體的探索而驅動改變的。到後來，翔翔終於從禁錮到放肆了，從與外界沒有關係的狀態轉變為「玩上癮了」——身體超越功能性目的地與物同遊，充分展現了「遊戲 (play)」的創造性精神。在其中，我引導他調控自身力量運用方式的能力，使得這些創造性的身體可能性是多元但不粗糙的。複雜性與秩

序感是在這些活動裡同時生長的。直到治療的第三階段（其實從第一階段末了已經開始），翔翔用身體實作和情境模擬去體驗（也是修補失落的）家的意義，而我作為反映及回應這個家中所發生之大小事的見證者（我的角色也不斷改變）——沒有先前的身體基礎，這些「打理一個家」的點滴心思和具體作為是很難具現在翔翔身上的。

要區別的是，這並不是體能課。舞蹈治療中存在我的轉移、接納、身體關係和身體互動，而且這裡頭有藝術性的創造因子，就像翔翔時常是自己創造的玩，也可以說是自己進行欲望生產（如3M貼紙貼滿全身）。

從翔翔的例子之中，我想從兩個部分來談身體，一是「創意玩身體」，二是「身體技術」。「創意玩身體」是「以身試法（界限）」地嘗試各種可能性，但若只有這部份，其「根基」是不穩的。所以需要一些技術性的能力，那包括：(1)身體的能力：比如身體能進入一種形狀，可能是趴在地上的、背弓起來變弧線的、往上跳讓腳步有力量地接觸地面又能感覺鬆鬆地彈起來……。 (2)力量的掌控性：比如透過彼此拉橡皮筋的活動體會逐漸的力、突然的力。為了做到這力量的體驗，我會要求重複，重複的目的不是要把動作做正確，而是在這之中去感覺身體，「感覺到了」才算數。這是藝術之中的基本，我們必須要重複、再重覆地一次次的做到中去感覺身體，所以會稱這是「技術」。如果只有「身體的能力」，那會感覺玩玩就沒了，或是沒什麼好玩的，所以會需要練習「力量的掌控性」。 (3)身體的覺受力：當我抱著翔翔時，他的哭泣激起我的某種身體感，而當他背向我，我也在捕捉某種心裡的感覺。

因而在本文中，會發現我時常帶著翔翔「創造性地」探索著「身體的可能性」，或說「創造性地」以身體來探索「某種可能性」。這兩種表述都行的通，是因為身體可能性是一個可凹、可折、可蜷曲、可旋轉、可飛躍的身體，它從來都不止於生理身體 (physical body)，它的創造性開展同時帶來「某種可能性」的開展，這時生理身體成為某種媒介，另一種雖奠

基於卻多於生理身體的「某種可能性」由此發展著，這是不可見的部分，也許可以稱它是心靈 (psyche) 、我 (self) 或存有 (being) ，它超乎生理有機體，不一定會被意識到，卻必然存在而運動著。

本文所探問：在治療的轉化過程中，身體佔據了如何的地位？這個轉變的過程與身體有什麼關係？會這樣問，是因為舞蹈治療所在做的，就是從身體上而非從意識和語言上「做工」，相信身體做為一個媒介，可以帶來心靈的轉化。在此我們不問「是否有證據」這樣的主張（一種因果推論），只問在現象的開展上，身體如何助於現象的構成？或反過來問，如果沒了（翔翔的和治療師的）身體，以及身體層面的諸種互動，將使得什麼在治療中發生的事情變得不可能？或許這樣問，會讓身體的必要性更能夠凸顯出來，同時可以透過個案追問：舞蹈治療中「身體」的意涵為何？而治療師的「身體介入」是什麼意思？最後，從這種身體性的意涵，反思整個舞蹈治療的實做究竟如何理解？這也是一開始問的二個提問。

（致謝：完成這篇文章，首先，感謝文中的個案與育幼院的工作人員，讓筆者有機會與個案相遇，進行瞭解與轉化；其次，感謝吳明鴻先生資料文稿整理，Yugan Talovich 先生的英文潤稿。）

## 引用文獻

吳英璋，《老師的情緒與教導之互動》，臺北：臺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2007。

李宗芹，《非常愛跳舞：創造性舞蹈心體驗》，臺北：心靈工坊，2002。

姜忠信，〈哀悼與重生：地震後失去手足兒童的遊戲治療〉，《中華心理衛

- 生學刊》, 15. 2 (臺北, 2002. 06): 98-117。
- 聖·修伯里 (Saint Exupety) 著, 《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陳姿穎譯), 臺北: 小知堂, 2005年。
- Axline, V. M., *Dibs: In Search of Self*,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47.
- Evan, B., *The Child's World: Its Relation to Dance Pedagogy: A Series of Articles*, New York, St. Marks Editions, 1982.
- Ogden, T. H., "On Holding and Containing, Being and Dre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5 (London: 2004): 1349-1364.
- Plessner, H., *Laughing and Crying: A Study of the Limits of Human Behaviour (Lachen und Weinen. Eine Untersuchung nach den Grenzen menschlichen Verhaltens)*, trans. J. S. Churchill & Marjorie Gren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imms, Eva M., *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Wayn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Trautmann-Voigt, S., "The Atonement of the Alleged Perpetrator's Daughter: Understanding,"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1 (London: 2001): 407-429.
- Winnicott, D. W.,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1958.